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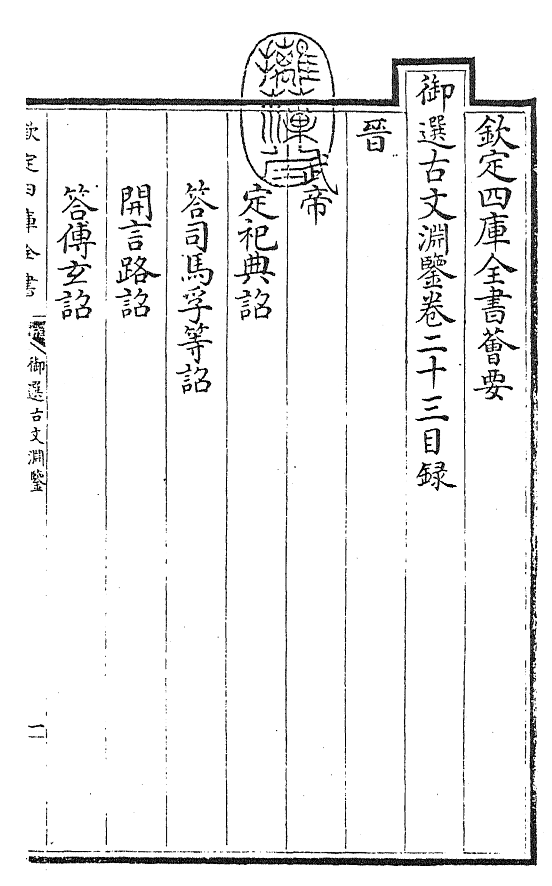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三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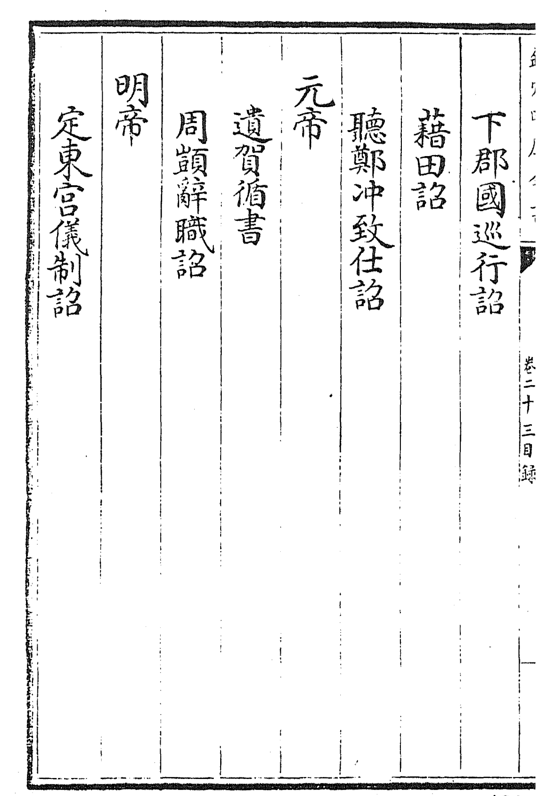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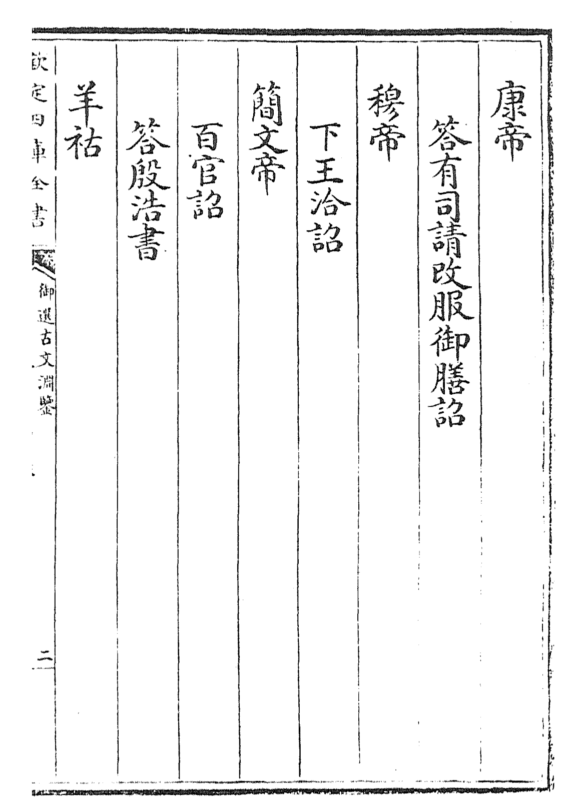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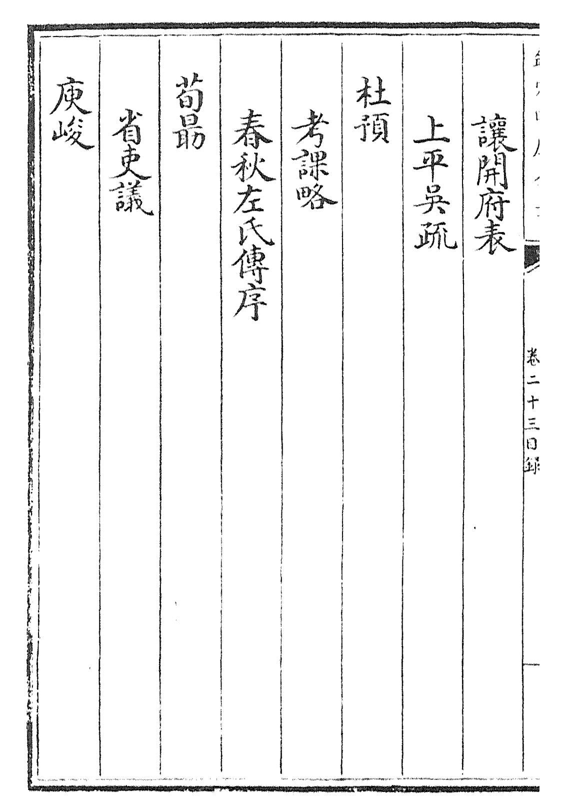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三目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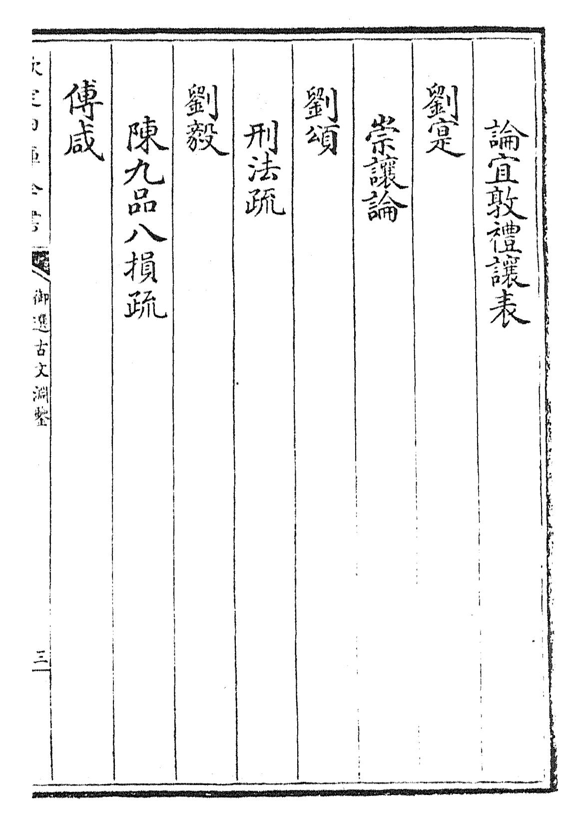
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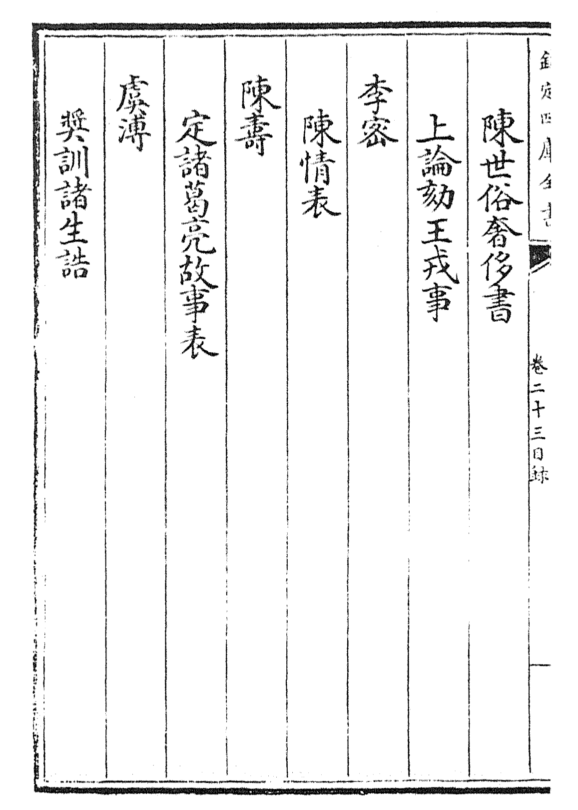
武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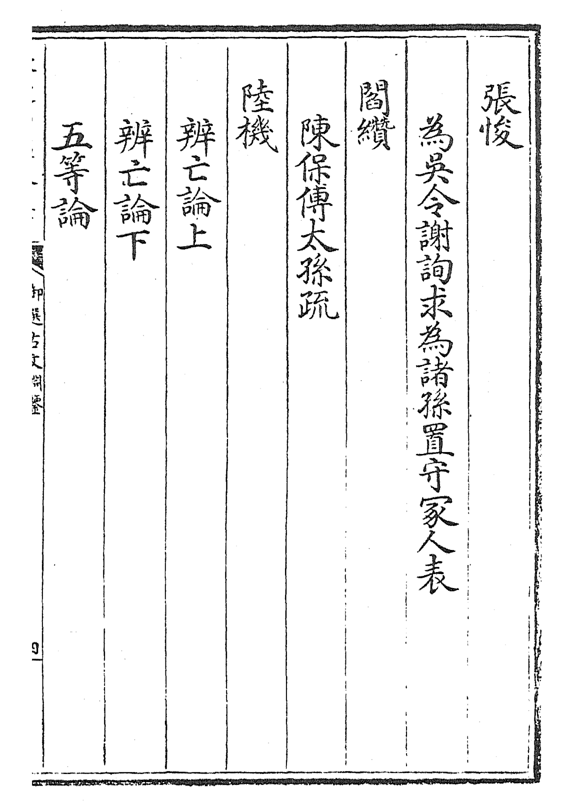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三目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一百七十六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三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晉

司馬懿仕魏內吏曹爽外剪王凌政由己出師昭再行放弑啓封晉國昭子炎代魏平吳混一天下一傳之後八王樹兵兩都淪沒瑯琊王即位江東遂爲東晉自武帝至恭帝元熙二年傳十五世凡一百五十五年

武帝 諱炎字安世文帝長子嗣相國晉王位受魏禪稱帝廟號世祖

嚴整中具有精深見道之言

定祀典詔 泰始元年

昔聖帝明王修五嶽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故也然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故祝史薦而無媿辭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世信道不篤僭禮瀆神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求幸祅妄相煽舍正為邪故魏朝疾之黄初五年詔罷淫祠其按舊禮具為之制使功著於人者必有其報而祅淫之鬼不亂其間

晉武篤於天性故所言惻怛

答司馬孚等詔

泰始元年武帝既除喪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馬孚等請如舊制帝答詔

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絰於草土以存此痛況當食稻衣錦誠詭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欷奈何奈何

孚等重奏帝又答詔不許遂以此禮終三年

開言路詔

泰始二年散騎常侍皇甫陶傅玄領諫官上書諫諍有司奏請寢之下詔

深刻非事理之平斯語真得治體

曠然大公之論出以婉到懇惻詞相藹藹乎近人

凡關言人主人臣所至難而苦不能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也每陳事出付主者多從深刻乃云恩貸當繇主上是何言乎其詳評議

答傅玄詔　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後傅玄上疏言興學親農復理陶前言帝答詔

二常侍懇懇於所論可謂乃心欲佐益時事者也而主者率以常制裁之豈得不使發憤耶二常侍所論或舉其大較而未備其條目亦可便令作之然後主者八坐

水心葉適曰傅玄字青間以詠官論審覩所下詔謂武帝懸悉發聽言可予詞篤古順過漢詔今矣

廣其研精凡關言於人主人臣之所至難而人主苦不能虛心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未嘗不歎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距庶幾得以發懞補過獲保高位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得皆當曠然恕之古人猶不拒誹謗況皆善意在可採錄乎近者孔鼂綦毋龢皆按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忌也

於時巡之外遣御
使周行詔令肫摯
又當無病可謂有
志於民者

禹錫方若貢曰
晉室詔命詔辭
鮮有典雅宏整
若漢宗者武帝

下郡國巡行詔 泰始四年

郡國守相三載一巡行屬縣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職宣風展義也見長吏觀風俗協禮律考度量存問耆老親見百年錄囚徒理冤枉詳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無有遠近便若朕親臨之敦喻五教勸務農功勉勵學者思勤正典無為百家庸末致遠必泥士庶有好學篤道孝弟忠信清白異行者舉而進之有不孝敬於父母不長悌於族黨悖禮棄常不率法令者糾而罪之田

開基之主受言令事故載之

溫潤古雅有漢代遺風

疇闢生業修禮教設禁令行則長吏之能也人窮匱農事荒姦盜起刑獄煩下陵上替禮義不興斯長吏之否也若長吏在官公廉慮不及私正色直節不飾名譽者及身行貪穢諂黷求容公節不立而私門日富者並謹察之揚清激濁舉善彈違此朕所以垂拱總綱責成於良二千石也於戲戒哉

藉田詔 泰始四年有司奏耕祠先農可令有司行事下詔

夫國之大事在祀與農是以古之聖王躬耕帝藉止於

優禮老臣其意甚
殷文亦疏暢可誦

數歩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修千畝之制當與羣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率先天下主者詳具其制下河南處田地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若無官田隨宜便換而不得侵人也於是乘輿御木輅以耕以太牢祀先農

聽鄭冲致仕詔 泰始九年冲抗表致仕帝下詔

太傅𦗡德深粹履行高潔恬遠清虛確然絶世爰服王事六十餘載 魏文帝為太子冲已為文學自魏建國至此又五十四年 忠肅在公慮

臣熙曰尊禮高年褒揚有德情文兼至詞意藹然而氣體高騫丰神樸茂猶得漢詔遺意

不及私遂應衆舉歷登三事嘉平三年冲拜司空轉司徒仍荷保傅之重常道鄉公即位拜太保武帝踐阼拜太傅綢繆論道之任光輔奕世亮茲天工迪宣謀猷弘濟大烈可謂朝之儁老衆所具瞻者也朕昧於政道庶事未康抱仰耆訓導揚厥蒙庶賴顯德緝熙有成而公屢以年高疾篤致仕告退惟從公志則朕孰與諮謀譬彼涉川罔知攸濟是用未許迄於累載冲以疾病為司隸李憙中丞侯史光所奏表乞骸骨又上貂蟬印綬俱不許而高讓彌篤至意難違覽其盛指俾朕憮然夫功成弗有上德所

隆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豈必遂朕憑賴之心以枉大雅進止之度哉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公宜頤精養神保衛大和以究遐福其賜几杖不朝古之哲王欽祇國老寔行乞言以彌縫其闕若朝有大政皆就諮之又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林帷簟褥置舍人六人官騎二十人以世子徽為散騎常侍使常優游定省禄賜所供策命儀制一如舊典而又加焉

元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瑯琊恭王覲之子時王室多故帝用王導計出鎮建業懷慼蒙塵

劉琨勸進遂即帝位廟號中宗

循行為俗表學稱
儒宗宜元帝禮之

晦菴朱熹曰東
晉時所用人材

遺賀循書

循字彥先山陰人為安國內史元帝為鎮東大將軍軍司顧榮卒引循代之循稱疾篤牋疏十餘上帝乃作此書遺之

夫百行不同故出處道殊因性而用各任其真耳當宇宙清泰彝倫攸敘隨運所遇動默在己或有遐棲高蹈輕舉絕俗逍遙養和恬神自足斯蓋道隆人逸勢使其然若乃時運屯弊主危國急義士救時驅馳拯世燭之武乘縋以入秦左傳晉秦圍鄭鄭伯使燭之武夜縋出見秦君園綺彈冠而臣漢東園公綺里季四皓之二豈非大雅君子卷舒合道乎虛薄寡德

沓中州浮誕者之後惟顧榮賀循有人望不得已而用之

水心葉適曰元帝於顧榮賀循辟焉皆隆師友之義篤布衣之好戴淵周顗一顧如舊始終無改可謂得帝王用人之度矣

忝備近親謬荷寵位受任方鎮飧服玄風景羨高矩嘗願棄結駟之軒軌策柴篳而造門徒有其懷而無從賢之實者何良以寇逆殷擾諸夏分崩皇居失御黎元荼毒是以日夜憂懷慷慨發憤志在竭節耳前者顧公臨朝深賴高算元凱既登巢許獲逸（顧榮字彥先此言榮在則循可無出）至於今日所謂人之云亡（晉書作道之云亡）邦國殄悴羣望顒顒實在君侯苟義之所在豈得讓勞居逸想達者亦一以貫之也庶真徽猷以弘遠規今上尚書屈德為軍司謹

其致儁永語不在多

遣參軍沈禎銜命奉授望必屈臨以副傾遲

周顗辭職詔太興元年立皇太子詔以顗為太子少傅顗疏讓帝下詔

紹幼冲便居儲副之貴當賴軌匠以祛蒙蔽望之儼然斯不言之益何學之習邪所謂與田蘇遊忘其鄙心者

左傳襄七年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便辭曰請立起也與田蘇遊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

當副往意不宜冲讓

明帝諱紹字道畿元帝長子廟號肅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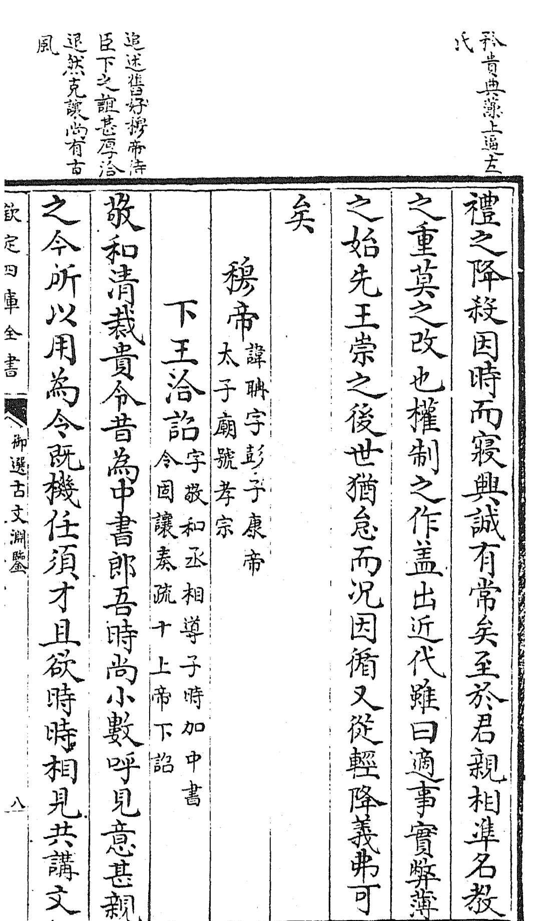
定東宮儀制詔太寧三年立皇子衍為皇太子下詔

雅贍春容綽有體裁

禮無生而貴者故帝元子方之於士而漢魏以來尊崇儲貳使官屬稱臣朝臣咸拜此甚無謂吾昔在東宮未及啟革今衍幼沖之年便臣先達將令日習所見謂之自然此豈可以教之耶主者其下公卿內外通議使必允禮尚書令卞壼議以為周禮王后太子不會明禮同於君所以重儲貳異正嫡宜揩則漢魏闔朝同拜從之

康帝諱岳字世同成帝母弟

答有司請改服御膳詔 建元元年



矜貴典藻上逼古代

追述舊好穆帝待臣下之誼甚厚洽退然克讓尚有古風

禮之降殺因時而寢興誠有常矣至於君親相準名教之重莫之改也權制之作蓋出近代雖曰適事實辨薄之始先王崇之後世猶忽而況因循又從輕降義弗可矣

穆帝 諱聃字彭子康帝太子廟號孝宗

下王洽詔 字敬和丞相導子時加中書令固讓奏疏十上帝下詔

敬和清裁貴令昔為中書郎吾時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所以用為令既機任須才且欲時時相見共講文

簡文雅量清才斯詔亦備極奬璽

章待以友臣之義而累表固讓甚違本懷其催洽令拜洽苦讓遂不受

簡文帝 諱昱字道萬元帝少子廟號太宗

百官詔 咸安二年三月詔

朕居阿衡三世 穆帝永和元年詔會稽王昱錄尚書六條事二年何充卒昱遂輔政升平中請歸政不許歷哀帝帝奕凡三世 不能濟彼時雍乃至海西失德 帝奕廢為海西 公殆傾皇祚賴祖宗靈祇之德皇太后淑體應期藩輔忠賢百官戮力用能蕩氛霧於昊蒼耀晨輝於宇宙遂

禹偁方岳貢曰簡文在相位周旋士大夫之日久既登大寶思求弘濟良非飾言

臣正治曰省煩費敦懲勸可謂虛心之求矣然是時桓溫擅政僅託空言此徇潔者之所以終於抗跡也

以眇身託於王公之上思賴羣賢以弼其闕夫敦本息末抑絶華競使清濁異流能否殊貫官無秕政士無謗讟不有懲勸則德禮焉施且彊寇未殄是時苻堅方彊勞役未息自非軍國戎祀之要其華飾煩費之用皆省之夫肥遁窮谷之賢淈泥揚波之士屈原漁父篇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雖抗志玄霄潛默幽岫貪屈高尚之道以隆協贊之美孰與自足山水棲遲丘壑徇匹夫之潔而忘兼濟之大邪古人不借賢於曩代朕所以虛想於今日內外百官各

謙沖婉約殷然有求賢之思

勤所司使善無不達惡無不聞令詩人無素飡之刺而吾獲虛心之求焉

答殷浩書 建元初庾氷凡弟及何充等繼卒帝時為會稽王始綜萬機褚裒薦浩徵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浩上書陳讓并致牋帝帝荅之浩頻陳讓自三月至七月乃受拜焉

屬當厄運危弊理盡誠賴時有其才不復遠求版築足下沈識淹長思綜通練起而明之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今紘領不振

辭非次之榮廣進賢之義自是大臣美德

晉綱不綱顧蹈東海復可得邪由此言之足下去就即是時之廢興時之廢興則家國不異足下弘思之靜算之亦將有以深鑒可否望必廢本懷率羣情也

羊祜 字叔子泰山南城人鉅平侯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讓開府表 帝有滅吴之志以祜都督荆州後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祜上表固讓

臣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任常以智力不可頓進恩寵不

爲脩方岳貢曰羊公晉之戚屬也按本傳閲歷未久而位望已崇故誠心推讓也儀同三司之大始於此而後因以為勲階至

可久謬夙夜戰悚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人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人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祜景獻皇后同產弟事連運會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身辱高位傾覆尋至願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

於北朝乃更爲輕賤矣

臣德宜曰同一讓爵庾亮止於引咎羊祜意在爲賢一以文一以質也

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不能推有德達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未達者不必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且臣雖所見者狹據今光祿大夫李憙執節高亮在公正色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清亮簡素立身在朝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雖歷位外內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

王猛之不勸伐晉羊祜之急請平吳皆洞灼時勢事異而識同也

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匹夫之志有不可奪帝不聽

上平吳疏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為大司農祜知其可任因表留濬密令修舟檝為順流之計祜繕甲訓卒廣為戎備乃上疏

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

禹脩方岳貢曰
晉武因屢世之

所授而功業必繇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非所以隆先帝之勲成無為之化也故堯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强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諭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强弱

資以傾魏祚大業雖新宿將實寡故伐吳之計朝臣皆以為疑羊公所言決之欲獨者蓋策其不能無用諂詢也

閣公徐孚遠曰吳之僅存以陸

吳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曽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尸數萬乘勝席捲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劍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

抗耳抗死而吴已在羊公掌中久矣

吴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歴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兖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吴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吴緣江為國無有内外東西數千里以藩蘺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

臣廷敬曰吳為强國兵勢取之蓋一勞永逸不貽患於後人所謂兵機廟算惟斷乃成也疏中指陳形勢勝敗瞭然

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尅可必矣祜卒二歲而吳平羣臣上壽帝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尅定之功策告祜廟

杜預 字元凱京兆杜陵人鎮南大將軍位特進封當陽侯

課績為用人之要
即優劣以為黜陟
自是覈核一法

考課略 泰始中預受詔為黜陟之課其略曰

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

瓊山丘濬曰杜預此注是以六年為考滿非復有虞之制也然每歲違官各考所統六年而後黜陟之其法亦善蓋明著奏牘以上聞視彼後世稍加詢訪而無案牘可稽得於風聞而無實跡可驗者同為優也

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繇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宣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傷理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

臣杭學曰課吏務求實效綮容之法適以長囂競滋浮偽耳自預酌為中制後世遂莫出其範圍亦衷於情理而已

遷之令考課之品所對不鈞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己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即亦取於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未有官五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頹亦無取於黜陟也

左氏之學得預而愈顯其章之功大矣

春秋左氏傳序

預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周禮春官屬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四方之事外史掌四方之志達書名於四方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大竹曰策小竹曰簡木版為牘孟子曰楚謂之

禹脩方岳貢曰左丘明與宣聖同時經文不書而詳之於傳此春秋之作也自左傳晚出而公羊穀梁以意穿鑿敘事少而引例繁學者紛紛得征南精意于此而後左氏復振義例粲然

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見左傳昭二年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崩薨曰赴禍福曰告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

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葢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刋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例即下舊五例也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漢書藝文志左丘明為魯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

卧子陳子龍曰丘明立論各有所本不似公穀家鑿好奇

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左傳中發凡言例有五十條皆以凡字發明類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統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發義有此七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發凡是周公舊例七類是仲尼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趨而

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發凡正例一也新意變例二也直言歸趨三也）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成十四年傳）梁亡（僖十九年經）城緣陵（僖十四年經）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桓二年傳。參七南反）與謀曰及（宣七年傳。與音預）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春秋以諱國惡為禮多有諱避而不直述其事者）璧假許田（桓元年經）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汙於俱反）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莊二十三年經）刻桷（莊二十四年經）天

臣鴻緒曰說經之文典重不佻元凱真胸有武庫矣

王求車（桓十五年經）齊侯獻捷（莊三十一年經）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昭二十年經）三叛人名（襄二十一年邾庶其昭五年莒牟夷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春秋始隱公元年終於獲麟凡二百四十二年）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

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子駿劉歆字景

臣英曰穿貫左史以立說詞約而該義隱而正元凱深嗜左氏

伯賈逵字逵父名徽受業於劉歆作春秋條例逵作左傳訓詁惠卿許淑字治左氏春秋末有潁子嚴者子嚴名容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

傳故言之親切如此

魯何休注公羊傳於隱公元年曰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托新王受命於魯此黜周王魯之說也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

臣士奇曰首言經之所由作繼

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

言傳之所由成終言筆削義例之所由起以此讀經思過半矣

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亦不在三叛之數哀十四年小邾射來奔事在獲麟後不列三叛人之數則知經止于孔丘卒者誣也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公羊傳孔子聞獲麟反袂拭面泣涕

省事不如清心為政至論然清心非去私存理有涵養之功者不能也

沾袍曰吾道窮矣亦無取焉

荀勖字公曾潁陰人光祿大夫守尚書令

省吏議時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勖議

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致畫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并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并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

事為先凡居位者使務思蕭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篤義行崇敎睦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偽行自息浮華者懼矣重敬讓尚止足令賤不妨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進趨得譽不可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惑於聽矣去奇技抑異說好變舊以徼非常之利者必加其誅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留則政稽政稽則功廢處位者而孜孜不怠奉職司者而夙夜

不懈則雖在挈瓶而守不假器矣挈瓶汲者言雖挈瓶之小然為人守器猶知不以假人見左傳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忍忿悁以容之簡文案略細苛令之所施必使人易視聽願之如陽春畏之如雷震勿使微文煩撓為百吏所黷二三之命為百姓所饜則吏竭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事責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任思不出位則官無異業政典不奸矣凡此皆愚所謂省事之本也苟無此弊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矣若欲省官私謂九寺可并

臣杜訥曰章首三言已探驪珠通首復極曉暢

於尚書瀾臺宜省付三府然施行歷代世之所習是以久抱愚懷而不敢言至於省事實以為善若直作大例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及事之興廢不得皆同凡發號施令典而當則安儻有駮者或至壅否凡職所臨履先精其得失使忠信之官明察之長各裁其中先條上言之然後混齊大體詳宜所省則令下必行不可摇動如其不爾恐適惑人聽比前行所省皆須臾輒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

晉時淸談成風斯言可謂特挽頹波

庾峻字山甫潁川鄢陵人仕魏侍御史入晉賜爵關中侯歷御史中丞侍中

論宜敦禮讓表峻以御史中丞拜侍中加諫議大夫是時風俗趨競禮教陵遲

峻上

疏

臣聞黎庶之性人衆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衆為賢衆而多官則妨化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為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棲於丘園高節出

於衆庶其次輕爵服遠恥辱以全志最下就列位惟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貪汙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將受爵者皆恥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為美也先王喜之節雖離世而德合於主行雖詭朝而功同於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禮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既廊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為君子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唯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者商君謂

卧于陳子龍曰東漢之士尚節槩故有羔雁盈庭而飾巾不起者退讓之風于時為盛至於魏晉以九品官人在籍者惟求上

之六蝎韓非謂之五蠹商鞅著商子二十九篇韓非作孤憤五蠹說難十餘萬言文心雕龍云商韓之六虱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閭閻以公乘爵二十第八曰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任蕭曹以天下重四皓東園公綺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於南山以張良之勲而班在叔孫叔孫通之後蓋公之賤而曹相諮之以政膠西有蓋公治黄老言曹參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帝王貴德於上俗亦反本於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田叔為人廉直喜任俠宣平侯乃進言叔等十人上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盡

門不肯居後故競者多而讓者少此疏規其敝也

拜為郡守諸侯相而未嘗干祿於時以釋之之貴結王生之襪於朝而其名愈重王生者善為黃老言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顧謂釋之為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人或讓王生王生曰吾老且賤廷尉方天下名臣故聊使結襪欲以重之諸公莫不賢王生而重釋之自非主臣尚德兼愛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先官高矣而意未滿功報矣其求不已又國無隨才任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之恥位一高雖無功而不見下已負敗而後見用故因前而升則處

臣熙曰奬厲讓抑奔競乃轉移人心風俗之機文字方嚴有體

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黜陟無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於動俗報政撓於羣言衡石為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為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教雖以爵祿使下臣無貪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悔也臣愚以為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懷祿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於事親矣吏歷

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還蒞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潔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貢禹為河南令以職事為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復可冠也遂去官及知止如王孫楊王孫學黃老之術遺令贏葬知足如疏廣地節三年立皇子遷疏廣為少傅已而進太傅廣兄子受亦為太子家令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即日父子俱移病告歸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於慈與人子言依於孝

此其出言合於國撿危行彰於本朝去勢如脱屣路人為之隕涕辭寵如金石庸夫為之興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趣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始於匹夫行義不敢終於皇輿為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并心進趣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士時時從志山林往往閒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反然後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

爭則必損人自見讓則必屈己求賢委曲敷論切中情弊

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魏時以吏部郎參文帝相國軍事元康初進爵為侯九年策拜司空遷太保轉太傅

崇讓論寔以世多進趣廉遜道闕乃著崇讓論以矯之

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欲己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也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

禹脩方岳貢曰其文推論曲折

之人咸皆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矣為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敘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已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則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則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

有似王仲任之作夫有選舉之典以擇之於下有崇讓之章以別之於上豈有夫貴爭次之患哉

爭者之欲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故孔墨不能免世之謗已況不及孔墨者乎能否混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向令天下貴讓士必由於見讓而後成名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無政績之稱讓之者必無矣官無因得而用之也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昔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

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固請為王吹竽虗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竽聲有甚於先王欲一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韓子云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齊吹南郭先生不善竽而濫於三百之中食禄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先生乃逃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於朝矣夫讓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為顔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

臣正治曰晉世雅尚虛談實崇奔競觀二十四友之事而他可知矣此欲以讓道與賢能豈惟

過寵貴之地欲之者多矣惡賢能者塞其路其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謗毀之生非徒空設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不納不能不伏所聞而微察之也無以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縱之主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之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夫賢才不進貴臣日疎此有國者之深憂也詩曰受祿不讓至於已斯亡不讓之人憂亡不暇而望其益國朝不亦難乎

一時良法乃千古篤論也

竊以為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皆不知讓賢為貴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昔舜以禹為司空禹拜稽首讓於稷契及咎繇使益為虞官讓於朱虎熊羆使伯夷典三禮讓於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書記之者欲以永世作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

臣德宜曰禹臯交讓流為美談自難進之意微斯躁競之風起

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敘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為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征缺四征豫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

此論言之婉切非徒為晉世針砭也

而用之此為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鈌令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鈌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歳而論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為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毁已所不知讓則競推於勝已故世爭則毁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美歴歴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已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騖進趣

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修之於己則無繇矣游外求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人無所用其心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化矣春秋傳曰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雖汏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見左傳襄公十三年在朝君子典選大官能不以人廢言舉而行之各以讓賢舉能為先務則羣才猥出能否殊别蓋世之功莫大於此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世為名族歷官吏部尚書光禄大夫謚曰貞

法者天下之公若牽文就義則吏緣爲奸疏中用意深微堪與尚德緩刑書並傳

刑法疏

惠帝時政出羣下各立私情刑法不定故上疏云

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臣今備掌刑斷職思其憂謹具啓聞臣竊伏惟陛下爲政每盡善故事求曲當則例不得直盡善故法不得全何則上求盡善則諸下牽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許是以法不得全刑書徵文徵文必有乖於情聽之斷而上安於曲當故執平者因文可引則生一端是法多門令不一則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僞者因法之多門以售其情所欲淺深苟

斷不一則居上者難以撿下於是事同議異獄犴不平有傷於法古人有言人主詳其政荒人主期其事理詳匪他盡善則法傷故其政荒也期者輕重之當雖不厭情苟入於文則佷（狠本字）而行之故其事理也夫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卒也（漢文帝行出中渭橋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廷尉張釋之奏當罰金帝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大臣釋滯若公孫

禹偁方岳貢曰法者取一定不為高下使吏有所守民有所視而已然人固有法可罪而害法不坐而意則殺者若一一欲論

弘斷郭解之獄也郭解客殺人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遂族解載游俠傳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為也丁公為項羽將逐窘漢高帝於彭城帝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及定天下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為臣不忠遂斬之天下萬事自非斯格不得以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人主軌斯格以責羣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夫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以為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繩以不信之法上古議事以制

其輕重則吏不能執據而紛紛立意以取上之裁制矣故法未定則可更也不更法而以意出之則上下病之不可通行也

不為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齊聖然咸棄曲當之妙鑒而任徵文之直準非聖有殊所遇異也今論時敦弊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於議事以制臣竊以為聽言則美論理則違然天下至大事務衆雜時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謂宜立格為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錯思於成制之外以差輕重則法恒全事無正據名例不及大臣論當以釋不滯則事無閡礙同至如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

臣廷敬曰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帝王好生之德頌此疏深得法外之意

即丁公也之私已封趙士之無功陳豨反帝令選趙壯士可將者四人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帝曰趙代地皆豨有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傍請之蹟絶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葢齊法之大準也夫出法權制指施一事厭情合聽可適耳目誠有臨時當意之快勝於徵文不允人心也然起為經制終年施用恒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遠有所苞故諳事識體者善權輕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遠忍曲當之

近適以全簡直之大準不牽於凡聽之所安必守徵文以正例每臨其事恒御此心以決斷此又法之大槩也又律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法吏以上所執不同得為異議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當奉用律令至於法律之内所見不同乃得為異議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為駁唯得論釋法律以正所斷不得援求諸外論隨時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

劉毅秉公剛直在武帝諸臣中最有風節玆疏可謂救時之論

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尚書左僕射

陳九品八損疏魏尚書陳羣立九品官人法毅以為權時之制未見得人而有八損乃上疏

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為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偽由於已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

俗成天下訩訩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爲聖朝恥之夫名狀以當才爲清品輩以得實爲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前鄙後修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

禹脩方岳貢曰九品之法晉承魏制也于時未久而其敝已昭然至南渡之後門戶之限猶為重峻以王廷荒陽沉冗之際不得不一清之以品叙耳

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為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議

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於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於中人者哉若殊不修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輕其人所立品格還訪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於所不服決事於所不職以長讒搆之源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刁攸不知所考當是小吏參管銓序或是臺中都令史輩王者既善刁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

臣乾學曰鄉舉里選務求實行而弊乃至此科舉之法所由起於隋唐也然課其成效亦互有得失將徵成周三物賓興之意

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駁違之論橫於州里嫌讐之隙結於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鬬雞之變難興魯邦史記吳邊邑卑梁與楚鍾離小童爭桑兩家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兵滅卑梁吳王大怒亦發兵滅鍾離左傳昭二十五年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昭伯怨平子謀去季氏孟氏執郈昭伯遂伐公公孫于齊況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為九品者取下者為格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

其惟程子學校之議與

人識劣下凡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為格坐成其私君子無小人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措一作推貴異之器使在凡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陛下踐祚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王公以至於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之則告訐無已

臣英曰九品中正本鄉舉里選之遺意但中正不能盡賢則選

禁絶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横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於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

舉何由得實必然之勢也斯文檃括殆盡

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為好醜雖

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叙是爲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繫縶選

舉使不得精於才宜況今九品所疏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為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修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為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已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損政八也由此

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縱横雖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身困於敵讐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時主觀時歷法除姦消亂靡有常則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於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為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於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讐薄之累毀風敗俗

移易奢風在有位者之節儉探本之論也

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疏奏優詔答之後司空衛瓘等亦共表宜省九品復古鄉議里選帝竟不施行

傅咸字長虞北地泥陽人司隸校尉

陳世俗奢侈書

臣以為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

賈豎皆厭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繇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為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

上論劾王戎事 時僕射王戎兼吏部咸奏戎掌選舉不能謐靜風俗開張浮競

歷辨侵官之謬引據詳明而勁挺之氣屹乎其不可奪

請免戎官御史中丞解結以咸劾戎為越局侵官咸復論之

按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馬内有違法憲者皆彈糾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如令之文行馬之内有違法憲謂禁防之事耳宫内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專施中丞今道路橋梁不修闕訟屠沽不絶如此之比中丞推責州坐即令所謂行馬内語施於禁防既云中丞督司百僚矣何復說行馬之内乎既云百僚而不得復說行馬之内者内外衆官謂

臣杜訥曰史稱咸自上前援引故事條理灼然於此可見

之百僚則通內外矣司隷所以不復說行馬內外者禁防之事已於中丞說之故也中丞司隷俱糾皇太子以下則共對司內外矣不為中丞專司內百僚司隷專司外百僚自有中丞司隷以來更互奏內外衆官惟所糾得無內外之限也而結一旦橫挫臣臣前所以不羅縷者羅縷委曲序列之意冀因結奏得從私願也今既所願不從而勑云但為過耳非所不及也以此見原臣忝司直之任宜當正已率人若其有過不敢受原是以申陳其愚司

隸與中丞俱共糾皇太子以下則從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也得糾皇太子而不得糾尚書臣之闇塞旣所未譬皇太子爲在行馬之内邪皇太子在行馬之内而得糾之尚書在行馬之内而不得糾無有此理此理灼然而結以此挫臣臣可無恨耳其於觀聽無乃有怪邪臣識石公前在殿上脫衣爲司隸荀愷所奏先帝不以爲非於時莫謂侵官今臣裁糾尚書而當有罪乎

李密守令伯犍爲武陽人

悱惻出於至性自是不朽之文

西山真德秀曰武侯出師一表出於至忠令伯陳情一表出于

陳情表

泰始初徵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乃上疏

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本傳密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感戀成疾祖母劉躬自撫養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朞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本傳密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未曾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

至孝

西山真德秀曰按令伯之表反覆詳寓出於真誠至今讀之猶足使人感動況當時之君乎

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逵太守名榮刺史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偪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卹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事偽朝歷職郎署本傳密少仕蜀為郎本圖宦達不矜名

臣鴻緒曰至情陳乞至今讀之猶足生人忠孝之思

節[本傳密有才能常望內轉乃還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此二語固密本意]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敢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二州梁益也]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

壽因父被髡作亮傳抑其將略時論少之觀此表前後尚極稱美可見亮

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左傳魏武子有嬖妾無子命顆曰必以殉及卒顆嫁之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回躓而顛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表以聞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傳名後劉終服闋復以洗馬徵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治書侍御史

定諸葛亮故事表泰始十年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

之賢雖怨者不能掩也

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録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删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荆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

亮傳亮從父玄與荆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

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劉琮舉

禹脩方岳貢曰陳壽與武侯不相能此表乃能推揚隱與無美不宣似未有纖芥者足知武侯之賢無間於異同也

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江南荊江之南先主傳南征四郡武陵長沙桂陽零陵皆降）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録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

臥子陳子龍曰假使諸葛公不早終魏將先見司馬之亂蜀乘其隙聯吳而動功業必有可觀者

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彊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畧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謂司馬懿也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建興六年攻祁山冬復出散關九年復出祁山十二年屯渭南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

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耶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艷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

臣熙曰叙亮事蜀首尾條理井然抑揚盡致後引謨誥作證不獨知亮之文兼知亮之心矣

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按壽傳馬謖為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畧非長無應敵之才議者以此少

為學之道淡而不厭久而彌新勉之以立志要之以積漸所以策諸生者至矣

之

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武帝時為鄱陽内史

奬訓諸生誥溥至鄱陽大修庠序廣招學徒且為條制於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乃作誥以奬訓之

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

臣正治曰魏晉之際王道沉悶生徒廢講久矣此乃反覆勸告深得訓勉之意

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為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又曰鍥而舍之朽木不知鍥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閑庠序之訓比及三年

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歎之於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賾究奇使揚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絕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耶

張悛 字士然吳國人 太子中庶子

存恤江東園寢道歸忠厚盛德之事也文亦典藻可則

為吴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冢人表 詢河東人元康中上

表詔從之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晉修虞祀燕祭齊廟夫一國為一人興先賢為後愚廢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絶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絶祚一時普祀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將以位嘗侔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顛禮

臥于陳子龍曰此疏在士然為狗主之節在晉朝有卹亡之美兩者俱得之也

之若舊殘戮之尸乃以公葬項羽本紀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若使羽位承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墮有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人武成止戈西戎有即叙之人夏書禹貢西戎即叙京邑開吳蜀之館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於百世雖三五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美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俟服佩青千里金印也青綬也孫皓傳皓舉家西遷太子瑾拜中郎諸子為王者拜郎中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自葉

流根鴟鴞恤功愛子及室豳風鴟鴞篇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追惟吳偽武烈皇帝孫堅追謚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強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孫堅傳堅收兵於陽人大破卓軍江表傳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井上每旦有五色氣探得漢傳國璽威震羣狡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孫策謚長沙桓王弱冠承業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為徇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

臣德宜曰餘澤在人雖甘棠勿加剪伐若前代園陵烝嘗已絕俾樵蘇知禁抔土得安王者忠厚之道也

烝嘗絕於三葉（自權至皓凡三世）園陵殘於薪采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録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冦從坐則異世已輕（從坐謂緣孫皓連坐也）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為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頹毀埽除塋壟永以為常（詔從之）

閻纘（字續伯巴西安漢人官至漢中太守）

忠欵可動鬼神與黃臺瓜辭同其懇惻

陳保傅太孫疏 永康元年立皇孫臧為皇太孫愍懷太子遹之子也纘上疏

今相國雖已保傅東宮保其安危 惠帝紀趙王倫自為相國愍懷太子傅太子官屬即轉為太孫官屬趙王倫行太孫太傅 至於旦夕訓誨輔導出入動靜劬勞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如城門校尉梁柳白衣南安朱冲比者以為師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盛戚豪門子弟若吳太妃家室及賈郭之黨 惠帝賈皇后及后母宜城君郭也 如此之輩生而富溢無念修已率多輕薄浮華相驅放縱皆非所補益於吾少主者也

臣廷敬曰疏中所陳淘選置宮僚之良法能補賈誼所未備其為豫教計者切矣

皆可擇寒門篤行學問素士更履險易節義足稱者以備羣臣可輕其禮儀使與古同於相切磋為益昔魏文帝之在東宮徐幹劉楨為友文學相接之道並如氣類北海徐幹東平劉楨俱與文帝友善為五官將文學吳太子登顧譚為友諸葛恪為賓臥同牀帳行則參乘交如布衣相呼以字諸葛恪傅恪與顧譚等侍太子登講道論藝並為賓友此則近代之明比也夫太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昔周

公親撻伯禽曹參笞窋二百聖考慈父皆不傷恩禮記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法也曹參傳參子窋為中大夫惠帝恠相國不治事令窋諫參參怒而笞之二百今不忍小相維持令至闕失頓相罪責不亦誤哉在禮太子朝夕視膳昏定晨省跪問安否於情得盡五日一朝於敬既簡於恩亦踈易致搆間故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五日之制起漢高祖漢書高帝紀五日一朝太公身為天子父猶庶人萬機事多故闕私敬耳今主上臨朝太子無事專主孝養宜改此俗文王世子篇曰王季一飯亦

晉書載機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今觀其遺篇前修雄麗張華而下罕其儔匹

一飯再飯亦再飯安有逸豫五日一覲哉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少有異才文章冠世為吳牙門將軍入晉為太子洗馬後為成都王穎將軍為穎所害

辨亡論上機祖父有大勲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作辨亡論二篇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中平六年董卓弑太后廢帝為弘農王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頓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本傳堅為長沙太守諸州郡討卓堅亦舉兵荆州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羿善射者夷其

氏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烝禋皇祖祊廟門內之祭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卜求之於門內本傳堅入洛修諸陵平塞發掘吳書埽除漢宗廟祀以太牢○祊補盲反於時雲興之將帶州猋起之師跨邑哮䦧之羣風驅哮呼交切䦧呼斬切熊羆之族霧合雖兵以義動同盟戮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江表傳策年十餘歲已結交知名招覽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本傳策名募得數百人從表術江表傳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攻無堅

閻公徐孚遠曰此篇但言得人以興失人以亡下篇乃詳論歸命之失

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本傳策渡江轉鬬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飭法修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本傳以彭城張昭等為謀主江表傳周瑜英達夙成聞策聲聞推分結好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於紫闥夷庚平道也本傳建安五年策陰欲襲許迎漢帝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本傳為故吳郡太守

許貢客所殺用集我大皇帝本傳權薨謚曰大皇帝以奇蹤襲逸軌叡心因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敬申之以節儉疇諮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晞光而景騖異人輻輳猛士如林於是張公為師傅周瑜陸公陸公謂陸遜機之祖故不名魯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為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

臣乾學曰與過秦論同一機杼但賈生之意欲明恃力之不可以久而士衡則眺懷宗國流連慨悼且歸重於人才之盛衰其為垂鑒則一也

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惇以風義舉政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言二人以天文術數知其機密災祥之事以合其德也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計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鄧塞鄧城東北小山名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師千旅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

志壹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建安十三年操進兵江陵權遣瑜逆之大破操軍於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人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帥諸軍伐吳連營七百餘里與吳軍相拒於夷陵為陸遜所敗章武三年崩於永安宮按荊州在湘水之西西陵即夷陵）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建安十八年曹操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蓬籠之戰孑輪不返（臧霸傳霸至皖討吳將韓當當遣兵逆霸戰於蓬籠）由是二邦

臣英曰敘述東吳霸業由於英賢輻湊及歸命之後人材凋謝漸致傾覆恢奇瓌炳之文

之將喪氣挫鋒勢衂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跱而立西界庸益之郊庸上庸郡益蜀郡皆江漢上流北裂淮漢之涘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武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鎩棘戟也鎩鈹有鐔者望焱而奮庶尹盡規於上黎元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燿於內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

荒衝輣息於朔野輶軒輕車衝輣兵車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齊民百姓也晨服晨整戎服以備不虞大皇既沒幼主莅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權少子亮即位孫綝專政殺大司馬滕胤驃騎將軍呂據鎮南將軍朱異等亮誅綝綝以兵黜亮為會稽王迎休立之是為景帝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孫皓降晉封歸命侯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陸公謂抗也機之父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邵之屬

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逮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夥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衆奔於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工輸班作陵雲之梯以攻宋城晉智伯攻趙襄子引汾水以灌晉陽左傳楚子圍宋築室反耕宋人懼遂及楚平史記燕昭王使樂毅伐齊破之濟西軍未浃辰而社稷夷矣浃辰十二日也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吳亡丞相張悌死之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

二篇機局全學過秦論但加之以詞藻耳此漢晉風氣之分

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辨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夏虐亦深矣其民怨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太祖即孫權）聰明睿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

臥子陳子龍曰歸命之猜暴失衆因無可言然始終委任陸司

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丹府赤心也蒙本傳蒙年十五六隨鄧當擊賊策見而奇之引置左右江表傳權尅荊州濬稱疾不見權遣人輿致之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偪執鞭弭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黃武七年魏大司馬曹休舉衆入皖乃假遜黃鉞為大都督吳王親執鞭以見之曹操入荊州權盡委武衛之兵以益周瑜軍卑宮菲食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肅傳權見肅與語甚說之引肅合榻對飲燮傳燮為綏南中郎將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燮率兄弟奉節度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昭傳權常乘馬射虎張昭

焉及其末也又分其兵以授諸子然則吳之亡陸氏子孫未嘗離心也特以國既失勢家亦乏人故至顛覆耳

曰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校勇於猛獸乎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諸葛瑾也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孫權傳黃武五年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權報令有司盡寫例條令損益之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虞翻傳權歡宴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不持權去翻起坐權大怒手劔欲擊之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翻由是得免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呂蒙字子明蒙傳蒙疾發權迎置內殿療護萬方欲數見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壁瞻之凌統傳統卒二子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魯肅傳權稱尊

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諸葛瑾傳時或言瑾别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子瑜不負孤也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厭安也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修中葉謂權中年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

臣士奇曰魏帝臨江尚稱天塹至於蜀道長技無能為患明矣然則孫氏之據險而失終者豈地勢不利哉故曰得人者昌

守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也借使守之以道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脣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啟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舳船後持柁處艫船前刺擢處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遯比蜀兵為長蛇者言其地狹首尾不得

相救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而咨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荊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彊寇重資幣以誘羣蠻鳳凰元年西陵督步闡叛降晉晉羊祜率師向江陵於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旍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抗傳晉巴

臣杜訥曰士衡指畫治忽興廢之機確有見地匪獨才華炫耀樹幟文壇也

東監軍徐侑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陸抗所築城在東坑上而當闌城之北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跼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大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抗傳抗勅軍營築嚴圍圍闌令水軍督留慮距侑身率三軍憑圍對肇肇大敗祜等引還抗遂陷西陵誅夷闌族跼跡謂俯伏也北窺謂投晉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晉太康元年滅吳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

晷日向時皆謂曹劉之世也孫晧傳天璽三年郭馬反殺廣州刺史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詩大雅瞻卬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易革卦彖辭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太玄經語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易坎卦辭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孫子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參合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

之氓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四州荆揚交廣皆吳地也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寛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

封建之事今古不同未可執一而論也文特弘博妍贍英鋭高逸洵是詞場貴育

離無愍周之感矣尚書微子將朝周過殷見麥秀漸漸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毛詩序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爲黍離之詩

五等論五等公侯伯子男也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

也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書益稷篇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疏之宜財裁同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詩曰宗子維城宗謂同姓者庶謂異姓者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為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乎悅下為已在乎利人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易兌卦彖辭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孫子不利而利之言不與人同其利而自有其利也利而後利之言與人同其利而因得與人共享其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

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溥則恩篤
樂遠則憂深故諸侯饗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
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
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
衰足以禦暴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
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群
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昶四體辭難而心
膂獲乂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弊

水心葉適曰自魏至隋唐曹植陸機爲文士之冠植雖波瀾潤而工不逮機但植猶有漢餘體機則格卑氣弱雖杼軸自成遂

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愿法期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弊於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左傳末大必折侵弱之釁遘自三季三季桀紂幽王也陵夷之禍終於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禮物也故五等之禮不革於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算乎二王夏殷也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

與古人隔絶至使筆墨道廢數百年可歎也然機於文字組織錯綜之間實有其功雖古今豪傑命世者亦有所不能與此不可不知

取其必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釋位去位以謀王室也主弱憑其翼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歟置勢置諸侯以成磐石之勢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左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無所庇蔭矣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

禹脩方岳貢同此大止著三代及漢事而未詳魏晉應是未入洛以前作士衡文士藻詞多而

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震矜遠國先叛（公羊傳葵丘之會齊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晉文公既定襄王請隧焉王弗許）暴楚頓其觀鼎之志（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滿曰天命未改鼎未可問也）豈劉項之能闚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啟侯王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

實叙少方之曹問論有華實之異

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六臣燕王臧荼韓王信淮陰侯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盧綰等也七子吳王濞與膠西膠東淄川濟北楚趙也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黥布反高祖自將擊之為流矢所中夷傷也吳王濞反袁盎為太常使吳吳王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呂産呂祿作亂朱虛侯使人告齊王令發兵西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誅諸呂迎立代王郎中令張武以為不可往宋昌曰羣臣議非也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强故迎大王勿疑也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

臣熙曰封建郡縣互有得失立紀綱明法度久安長治之要道

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成帝悉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王商為列侯世謂之五侯王莽為新都侯故曰新都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彊臣謂梁冀之屬一夫從横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一夫謂董卓也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放命謂棄王命也干犯也七臣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蘇子也三子子頹叔帶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嗣王惠襄悼也凶族三子也

也體裁富麗格局整齊自首訖尾不作寒儉語

鉦鼙震於閫宇鋒鏑流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厲王出奔於彘名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厲王崩二相乃立宣王又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鄭伯伐王城殺王子頹又襄王出居於鄭避母弟之難也晉侯逆王入於王城豈若二漢階闥暫擾而四海已沸階闥暫擾王莽也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孽臣董卓也逺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之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逺績屈於時異雄

臣正治曰封建廢而古今天下

心挫於畀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讐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若翟義劉璜之於王莽韓馥劉岱之於董卓也然上非奥主下皆市人奥深也言非師深沉之主也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刼殺之禍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

之勢一大變比論元元本本歷陳八代之制自是正論然厥後唐太宗欲行而不果乃知勢有所不可也

淫昏之君無所容過禮記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君謂諸侯也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進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羣后也萌即詆言民之貪殘者富盛皆可為羣后以臨下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主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己思治郡縣之長為利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

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已土衆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淺深以諸侯郡縣之賢者而較之則諸侯以長久而功多郡縣以數易而功火使其皆愚則諸侯以累世流惠過乃淺郡縣以侵人利已過則深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八代五帝三王也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侍中太尉封廣武侯

琨素著雄豪之名勸進一表辭意慷慨志氣縱橫猶想見其翼戴晉室之心

勸進表

建興四年琨為石勒所敗依鮮卑段匹磾明年琅琊王睿稱制江左琨乃令長史温嶠勸進於是河朔征鎮夷夏一百八十人連名上表

臣聞天生烝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烝黎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是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三葉宣景

文也四聖武惠懷愍也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元康惠帝年號永嘉懷帝年號宸極失御登遐醜裔永嘉五年帝蒙塵於平陽七年遇害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洛陽傾覆雍州刺史賈疋奉秦王為皇太子建興元年即位是為愍帝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薦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臣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

聞公孫孚遠曰此篇氣調猶自高渾在泰漢之間比之王僧辯勸進文則其體大別矣

臣奉表使還乃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庭（建興四年帝蒙塵于平陽五年遇害）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血之類莫不叩心絶氣行號巷哭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厠鼎司（琨祖邁相國參軍父蕃太子洗馬侍御史時琨為司空故曰鼎司）聞問震惶精爽飛越且驚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無改歷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啟聖明是以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

為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社稷

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絶必將有以繼其緒伏

惟陛下立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世之期紹

千載之運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

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嚣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

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

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仗大順以號

宇内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百

臣鴻緒曰琨作此表時涕泣對使筆無點竄而忠憤之氣已欝然紙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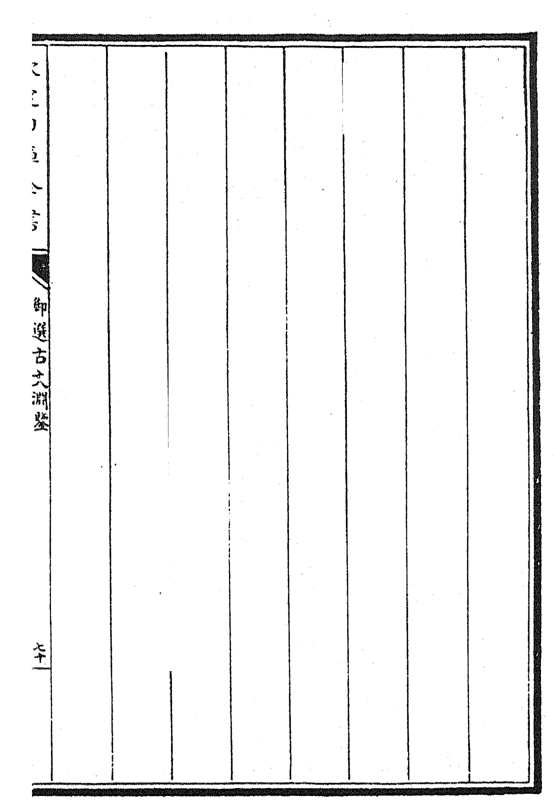
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宣王中興周詩以為休詠況茂勳格於皇天清輝光於四海蒼生顒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胄惟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於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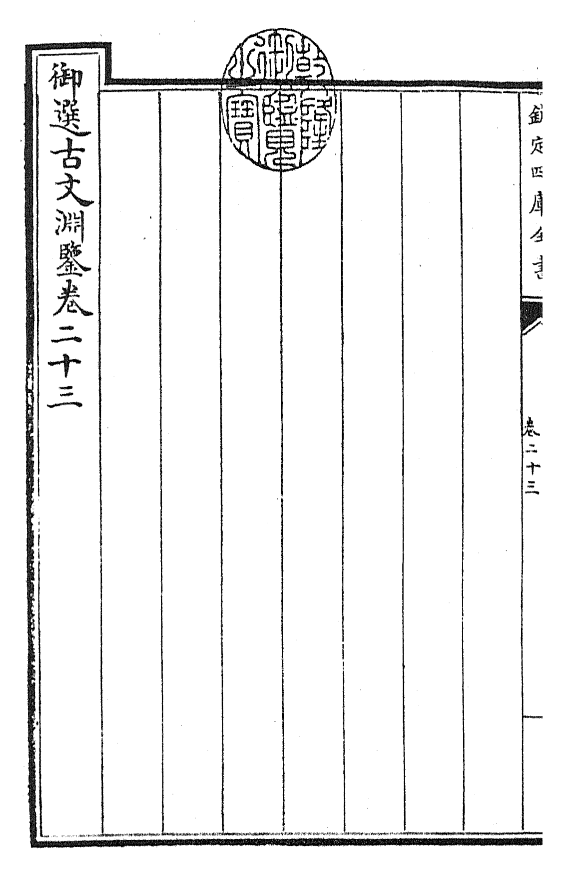
臣乾學曰時愍帝猶在平陽而瑯琊庵有江左臣民覲望無所適從越石閒關奉表行權道以安社稷合於屯難建侯之義與夫宋立目夷楚奉子完無以異

動以萬計是以臣等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上慰宗廟乃顧之懷下釋普天傾首之望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荑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狄寇窺窬伺國瑕隙黎元波蕩無所繫心安可廢而不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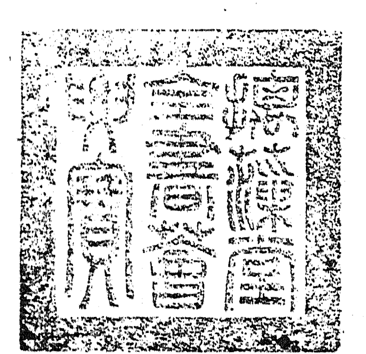
矣

哉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郤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睦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猷出自胸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與覩盛禮踴躍之懷南望罔極 表上帝優令答之明年愍帝凶聞至遂即帝位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舉人臣吴之泳